

一渠活水来 禾茂家园春

——原平市同川镇南河底村引水兴农记

郝国玮

同河流经南河底村

探访魅力村落

人类自古便有“择水而居”的智慧。我们郝氏一族自元代迁驻南河底，居所紧傍同河，虽得汲水炊饮之便，却困于“地高河低”的先天格局和彼时无提水灌溉之术，只能望河兴叹。

凭数代坚守、凝百年智慧，郝氏族人而今于同河之畔经凿渠引水、机械提灌之变，改旱地为膏腴、治盐碱成良田，终辟丰饶沃野。既润岁岁丰稔，更凝家族精神血脉，为后世子孙注入不竭滋养。

众志成城建“双吉”

上世纪20年代，续西峰重修广济渠、引水灌溉数万亩良田的佳话传来，南河底父老闻之振奋。在乡贤牵头下，族人聚首共谋引水兴农之策，踏遍村野勘查地形，最终议定在村西北的同河上游拦河筑坝，沿崖根凿渠导水。

彼时生产条件简陋，无机械助力，族人肩扛手刨、万众同心，历时数载，终得一渠蜿蜒，穿林越陌直抵村北沃野，命名“吉祥渠”。渠成之日，闸口启开，河水奔涌而入，久旱的禾苗得此甘霖，立时舒展腰肢焕发生机。田畴间绿浪翻波，田埂上乡人笑逐颜开，往昔望河兴叹的憾恨，尽数化作禾茂粮丰的欢悦。

尝到引水甜头的乡人，又将目光投向村南土地。依着村北高南低的地势，众人决意延伸水渠，从村北入村，穿巷而过，抵村南河坳地，名曰“吉顺渠”。此渠长约千米，村内为暗渠、村外为明渠，暗渠占四分之一。明渠设计为梯形截面，按坡度夯实即可；暗渠取正方形截面，修筑更费周折——需压实基底，砌石为壁，紧要处还要防渗，最难的是渠顶盖板，彼时无水泥预制件，只能寻一米以上的厚实长石条。

困境面前，郝氏族人的团结奉献精神愈发闪耀。大家群策群力，有人甚至将自家檐台上的石条撬下来捐出，在他们看来：“石头砌在台阶上是死物，铺在渠顶上，就是能带来滚滚财源的活物。”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有石板与地面摩擦的沉重声响，和男人们“嘿呦嘿呦”的号子声。这些带着各家烟火气的条石，在众志成城之下，让延伸的水渠顺利贯通。

那些年同河水量丰沛，灌溉村南村北四百余亩土地。春日保墒助播种，夏日浇田无旱忧，秋日颗粒饱满谷香满院，昔日旱地变水浇地，收成翻了几番。南河底本有温泉与沔麻池，种麻、沔麻、售麻是世代营生，新增水浇地多植麻类，全

村经济亦随之蒸蒸日上。

1965年，村人在北照壁相对的同河上筑坝开渠，浇灌河东南部近百亩土地；1967年又增高水坝、拓宽渠道引至小坡地，再增灌溉面积百余亩。同河之水，昔年只解民生之渴，而今更润桑田，一脉清流穿村而过，流淌出南河底岁岁丰稔的画卷，也滋养着族人世代相守的故土乡情。

泵站提水破“天险”

岁月流转，郝氏族人耕耘的脚步从未停歇。随着人口渐增，村西、河东的坡地成了新的增产来源，可“地高水低”的难题再度浮现——古渠的自流之水，只能滋养平畴，终究爬不上陡峭坡坎，润泽不到高岗上干裂的土地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“兴修水利，造福万民”的号角吹遍乡野，南河底父老再次燃起治水豪情。1967年，建高灌站让同河水爬至崖上的想法经层层上报，获准列入1968年县水利规划，提水量加码、水泵由6寸扩为8寸，惠及观里、里城、南旺等邻村，水泵、管道及80马力柴油机由水利系统提供。

1968年，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，高灌站选址庵里河东，此处一是河道转弯、河床平缓，便于拦河取水；二是崖坡缓而高，利于提水后自流。彼时物资匮乏、机械稀缺，大队组织青年突击队，仅凭铁锹镢头，在高崖上辟出宽3米、长60米、坡度45度的壕沟。土建完成后，队员们开山炸石，将土坡一半铺石安设管道、一半砌成台阶便于工作人员上下，再在县水利技术员指导下，用批拨的水泥建泵房、蓄水池、拦河坝。

当设备入驻泵房，输水管沿山坡一字铺展，南河底灌溉史翻开崭新一页。高灌站取名为“益民电灌站”。机器启动的瞬间，柴油机的轰鸣震彻河谷，离心泵飞速旋转，将同河水抽离河床压入管道。河水在钢管中奔涌爬升，越过山梁从渠口喷薄而出，浸润久旱的坡地。

为扩大灌溉面积，村民们还利用砖石水泥修筑水槽横跨道路、阡陌，拓建支渠、毛渠织密灌溉网络，将清水送到每块耕地的田埂边。昔日靠天吃饭的坡地，如今清泉汩汩，全村灌溉面积较此前翻了一番。活水让粮仓愈发殷实，更让族人懂得：故土相守，既要靠双手耕耘，更要靠智慧滋养。

电启新元润沃土

1969年，退伍军人郝补庭担任村党支部书记。他见多识广，深知电力对生产生活的重要性，便谋划给村里通电。

彼时国家经济困难，电网仅通至公社所在地东社，多方争取无果后，他远赴太原找到兴办实业的族人清照公。清照公听闻家乡需求，自愿出资3万元支持。村里再从集体资金中挤出部分，协调电业部门购置电线、电杆、变压器等器材，让南河底在同川地区率先通电。当户户电灯亮起，全村欢声笑语、拍手相庆，灯光与河水的光芒交映，照亮了家乡的振兴之路。

1969年，在县水利部门支持下，村里于磨湾村南河道转弯处的河东建起4寸水灌站，将同河水抽上近10米高的二夹子地，配套支渠、毛渠，使东河里北部近百亩土地成为保浇田，可随需浇灌。在此基础上，这里被辟为全村菜园，菠菜、萝卜、小葱、胡芹等季节性蔬菜轮番栽种，改善了村民生活，让邻村人艳羡不已。

同年冬天，村人又将目光投向大片平整的杨家崖土地，在水利部门技术与设备支持下，组建专业队伍建成二级高灌站。泵站设计扬程55米，灌溉面积200亩。1971年春建成上水。该高灌站水源由二夹子泵站供给，并将二级高灌站水泵换为6寸泵。后来为保障菜园用水，便由东河自流渠与二夹子泵站相继供水，让每一寸土地都能喝饱清水，让每一分耕耘都有丰厚回报。

敢为人先创奇迹

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1970年，退伍军人廷红担任村支委，抗美援朝时他曾在黑龙江戍边，协助当地农民种过水稻。眼见本村庵里的大片盐碱地“种啥啥不长”，他大胆提出“以土改碱、以水压碱”的改良之法，计划在种水稻，村党支部当即应允。社员大会上，他向大家详细描绘了家家吃上大米饭的美好蓝图，当即得到全体村民的热烈支持。

说干就干，大队为此组建了骨干队，廷红兼任队长，兵分三路同步推进：一路刨崖头拉胶泥，改良盐碱土质；一路沿公路由南向北修筑水渠，从浸石里同河转弯处泵水逆流至山咀前，实现自流灌溉；一路由有文化的年轻人赴外地学习水稻种植技术，把先进经验带回家乡。

半年多的日夜奋战后，渠通泵成，盐碱地被改造成近五十块、每块八分大的方格田，外出学习者也带回了育秧、插秧、管护的全套技术。育秧时，整好松软秧床精密播种，覆上塑料薄膜悉心浇水；插秧时，施足底肥深翻土地，放水润软后细心分插；管护时，及时浇水追肥，躬身拔草，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族人的汗水。

百余天后，水稻试种成功！当年平均亩产近400斤，留足下年籽种后，人均分到10斤稻谷。分稻谷那天，打谷场上

挤满了人。大伙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堆着的饱满金黄的稻谷，空气中弥漫着从未有过的、混合着阳光与泥土气息的清香。粮食分配员用大铁锹将稻谷撮进各家的布袋时，那沙沙的声响，仿佛是世上最动听的音乐。领到稻谷的人家，脸上都洋溢着喜悦。当年的除夕，全村的炊烟里，都夹杂着一股新奇的、软糯的大米饭香气。这一碗晶莹的白米饭，对于吃惯了粗粮的南河底人来说，不仅仅是果腹的粮食，更是奋斗的勋章，是希望的味道，是这片盐碱地上结出的最甜的果实。

后来经持续改良土壤，水稻种植面积扩至近200亩。每至盛夏，柳丝轻拂田垄，蛙鸣此起彼伏漾满稻浪；秋日风掠稻叶翻金波，稻香混着荷韵飘散，好一幅北国江南的绝美画卷。记得分稻谷最多的一年，人均达60斤，吃大米成了村民的家常便饭。至此，南河底水浇地面积达1300余亩，终于实现了村民人均一亩水地的宏愿。南河底也从此成为东社公社的“米粮川”，公粮任务年年创新，1974年圆满完成公社下达的“达长江”光荣任务，年交公粮30万斤，翻开了用丰收回报土地与时代的新篇章。

渠水为脉魂永存

这一渠活水，自同河而来，流淌过百年光阴。它曾是吉祥渠里潺潺的清响，是高灌站钢管中奔涌的激流，后又化作盐碱地上稻浪的低语。它不仅浇灌出岁岁丰稔，更塑造了郝氏族人的精神底色——那就是面对困境时的众志成城，敢为人先的开拓智慧，更是生生不息、奋斗不止的生命力量。

水是故乡的魂，渠是先辈的脉。这流淌不息的，早已不只是灌溉的渠水，还是郝氏一族自强不息的精神长河。它浸润南河底的每寸土地，流淌在每个郝氏子孙血脉里，化作永恒记忆与力量，激励后人团结奋进，在人生征途上开拓进取、生生不息。



南河底村文化活动丰富多彩